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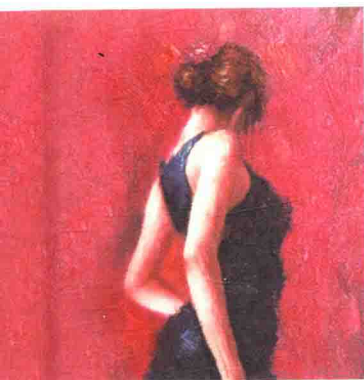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全译本 精·彩·阅·读

〔法〕小仲马◎著 张伊凡◎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非·外·借

茶花女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法〕小仲马◎著 张伊凡◎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张伊凡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88-1

I. ①茶… II. ①小…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8126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5mm×220mm 1/16

印张: 13

印数: 3000 册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4288-1

定价: 23.00 元

前 言

小仲马，法国著名文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1824年7月27日出生于巴黎，父亲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母亲是一名缝纫女工。受父亲影响，小仲马热爱文艺创作，一直想跻身文坛，终于在1848年出版了《茶花女》一书，一举成名。小仲马剧作大多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或描写在资产阶级毒害下沦落的女性，或谴责夫妻之间的不忠，或表现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破坏，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腐朽性质。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之作，讲的是男主人公阿尔芒爱上了美丽的妓女玛格丽特，在阿尔芒不懈地追求下，他们成了情人，在一起度过了半年甜蜜的时光。但阿尔芒的父亲对玛格丽特怀有极大的偏见，在他的阻挠下，玛格丽特不得不为了阿尔芒的前程和其家庭的幸福放弃这份爱情，继续过妓女生活，一年后死于肺病。阿尔芒不知真相，痛恨玛格丽特的无情，不停地污辱和伤害她。最后，阿尔芒知道真相后，追悔莫及、痛不欲生，只能用移坟的方式见玛格丽特最后一面。

《茶花女》一书采用了三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法。首先是作者“我”直接对玛格丽特的生平事迹进行采访，其次写了阿尔芒的自我回忆，最后以玛格丽特临终的书信作为结尾。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充分表现出了人物命运的曲折和辛酸，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同身受。在此书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形象最为深入人心，她美丽善良，虽然沦落风尘，却仍然对爱情充满热情和向往，最后更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别

人。通过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作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批判了资产阶级腐朽的道德。

《茶花女》是第一部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1898年，在该小说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林纾将其译成中文，题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在中国的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影响很大，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应运而生，因此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有言：“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

目 录

一	001
二	006
三	012
四	018
五	025
六	032
七	038
八	047
九	054
十	063
十一	072
十二	082
十三	089
十四	097
十五	106
十六	112
十七	119
十八	125

十九	132
二十	137
二十一	142
二十二	149
二十三	156
二十四	163
二十五	173
二十六	179
二十七	191
附 录	193



我认为只有深入研究过人类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如同要说一种语言之前，必须先仔细学习这种语言。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人物的年龄，那就只能照实叙述了。

因此，希望读者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中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剩下的都还活在世上。除此以外，我收集于此的大部分材料，在巴黎还有一些人能够证明；如果我的证据不够充分，他们会是最有力的证人。机缘巧合之下，只有我能够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因为只有我知道事情的始末，否则绝对写不出这样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来。

接下来，我将说一说我是怎样知道故事的详细情节的。

1847年3月12日，拉菲特街上挂起了一张黄色巨幅广告，这是在一场家具和珍玩拍卖做宣传。这是一场物主死后举办的拍卖活动，广告上并没有提到物主的姓名，只说拍卖将于16日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举行，地点是昂坦街九号。

另外，广告上还附着一份通知：大家可以在13日和14日去拍卖的住宅参观。

我一直喜欢珍玩，肯定不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即使不买，去看看也很好。

第二天，我就去了昂坦街九号。

时间有些早，但屋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纵使这些女人穿着天鹅绒服装，披着开司米披肩，门口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恭候着她们，但当她们看到眼前这些豪华陈设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露出了惊讶，甚至是赞赏的神情。

没多久，我就找到了她们惊讶和赞赏的原因。因为当我认真观看一番后，我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高级妓女^①的房间。不过上流社会的女人——此处正好有几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最想看的也无非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与贵妇人相比，高级妓女们往往更会穿衣打扮；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人歌剧院里，她们也同那些贵妇人一样，拥有独自的包厢，甚至就与贵妇们并肩而坐；她们在巴黎街头恬不知耻地搔首弄姿，炫耀她们拥有的珠宝，宣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在这个住宅里居住的妓女已经离世，因此，现在就算是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将这个华丽场所的污秽臭气彻底净化了。再者，如果有必要，她们完全可以说是因为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她们看了广告，想到这里看一看广告里宣传的家具和珍玩，事先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情了；但这并不能妨碍她们通过这些精美的摆设窥探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肯定听说过发生在妓女身上的那些离奇的故事。不过遗憾的是，再离奇的故事也终将随着这个绝代佳人的离世而烟消云散。无论这些贵妇们心里有多大的期望，她们能做的只是不停地称赞这些将要拍卖的东西有多么精美，至于死者生前神女生涯的痕迹，却半点儿也看不出来。

再说，这里确实有一些值得买的东西。房间里的陈设异常华丽，法国著名乌木雕刻家布尔雕刻的家具、用产自巴西的玫瑰木做成的家具、法国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德国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跟在那些比我早到的名门闺秀身后在这所住宅里漫步。她们进入了一间被波斯帷幕遮挡着的房间，我抬脚正想进去时，她们又立刻面带微笑地走了出来，看起来像对此次猎奇感到害羞，这反而更激起了我的

① 原文指的是“由情人供养的女人”。

好奇心。原来这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着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它们将死者生前的穷奢极欲淋漓尽致地显露了出来。

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放在墙边，上面摆满了奥科克与奥迪奥^①制造的各种闪闪发光的珍宝，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于这个房间已经离世的女主人而言，这上千件小玩意儿是她梳妆打扮时的必备用品，全部都是用黄金白银制成的。然而这所有物品必是一件一件收罗来的，也不是某个情夫一人能够办齐的。

见到一个妓女的梳妆间，我倒是没有厌恶之情，不论是什么东西，我都颇有兴趣地仔细鉴赏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②标记。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我心想，天主对她还算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对这些妓女来说，她们的第一次死亡就是衰老。

确实，没有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悲惨的了。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得不到别人的一点同情，这种抱恨终身的心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凄惨的事情，因为她们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差不多跟她妈妈年轻时一样漂亮。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养到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好比有人让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从很早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以来孱弱多病，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

① 18、19 世纪时巴黎有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

② 当时的贵族，多将其纹章镌刻于家用器物上，作为记号。

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这个年轻的姑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走过大街。她母亲时时刻刻都陪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般形影不离。我那时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风气，可是我依然记得，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底里感到轻蔑和厌恶。

处女的脸上是不会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这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

这张脸就像委屈女郎^①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突然容光焕发。在她母亲替她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这个女罪人好像得到了天主赐给的一点幸福。毕竟，天主已经给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给她一点安慰不可以吗？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么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得浑身哆嗦。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要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经常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之于世，那或许还是索性闭口不谈为妙。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可是那位母亲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而且大着肚子不做买卖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想办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那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而死了。

那母亲仍旧活着，生活得如何？天知道！

① 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大理石雕成的神情哀怨的妇女头像。

当我凝视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思默想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有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人跟前，我已经把他搞得心神不定了。

我对他说：“先生，您可以把之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看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还让人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觉得这么做可以提高价钱。您知道，让大家事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可以招徕顾客。”

“这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她欠了好多哪！”

“卖下来的钱应该可以付清了吧？”

“还有得剩。”

“那么，剩下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属。”

“她还有家？”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一个礼，我就出来了。

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

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的，乃

至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与人争辩。

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瞥见邻街有两个警察要押走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亲吻，因为她被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拍卖的时间是 16 日。

参观日与拍卖日之间隔着一天，这是留给地毯商拆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的时间。

当时，我刚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当人们从外地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总会有人告诉他们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但是没有人对我提及玛格丽特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算不上是大事，而这也是人之常情。玛格丽特长得很美丽，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越是生活考究，被人们议论纷纷，死后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就像某些星辰，每天无声无息地落下又升起。如果她们很年轻就去世了，那么她们的所有情人都会在同一时刻得知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相互之间几乎都是亲密朋友。大家会相互回忆几件关于她的逸事，然后依旧故我，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甚至不会有人为此落下一滴眼泪。

现在，人们的年纪上了二十五之后，眼泪变得尤为珍贵起来，绝对

不会轻易为什么事而流了，最多是为了曾为他们付出很多的父母才滴上几滴，以报答他们所付出的。

至于我嘛，尽管在玛格丽特的所有用品上找不到一件写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但由于我不久之前所承认过的那种近乎本能的宽容及怜悯，让我对于她的去世始终无法释怀，虽然，我如此缅怀或许并不值得。

之前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常常会碰到玛格丽特，她在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马车里坐着，每天都会来这里。她身上的气质不同于她那一类人，而这种气质被她那风姿卓越的容颜衬托得更加与众不同。

这是一些不幸的人儿，她们总是要有人陪在身边才出门的。

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意公开他们与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而寂寞是她们所忍受不了的，所以她们总有女伴跟随着。这是一些没有自己的车子、境况不如她们的陪客，抑或是些年华已逝，无论怎么打扮都不再好看的老妇人。如果有人想要探听关于她们所陪同的那位马车主人的一些私密的事情，那么大可放心地去问她们。

但是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总是自己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尽可能不吸引人注意。冬天，她会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她常穿素雅的长裙子。尽管在她喜欢散步的这条路上有不少她所认识的人，有时，她也会对着他们微微绽开一个笑容，但那是一种独属于公爵夫人的微笑，并且唯有他们自己才能够感觉得到。

她与她的那些同行们不同，她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①，她在树林边下车了，散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步，然后再次坐到马车里，疾驰着回家。

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情景仍然清晰一如昨日，对于这位姑娘的早逝我十分惋惜，就如同人们为了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的毁坏所惋惜一样。

玛格丽特确实美艳绝伦。

① 在巴黎近郊，是当时上流社会人物的游乐胜地。



她的身体太过修长苗条了，但她才能非凡，只需稍微花点儿心思在穿着上，就可以掩盖掉这种天生的小问题。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宽阔的镶边，那紧贴在她胸前的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皱都做得非常精致，因此，无论你的眼光怎样挑剔，那线条都是完美的。

她的头长得非常美，仿佛世间珍品，玲珑精巧，这就好像缪塞^①所说的那样，似乎是她母亲刻意让它生得如此小巧，好对它进行一番精心雕琢。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的细长的眉毛，纯净得宛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一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皮肤的颜色就像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您的大体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地鬈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耀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可是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让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②的杰作，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以后，有几天，这幅画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填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

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的是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省得以后再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又得重新提起。

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必定光临。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里或舞

① 缪塞（1810—1857年）：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

② 维达尔（1811—1887年）：法国著名肖像画家，是法国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擅绘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人士。

会上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能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都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戴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戴的茶花却是红的，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没有人摸得透，其中的道理我也没办法解释。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之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戴过别的花。所以，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她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避讳，那些青年也为此自豪，说明情夫和情妇他们相互都很满意。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①旅行回来以后，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过日子，在一起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办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差，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得了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并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以至于其他人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她就离开了人间。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有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如同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

^① 巴涅尔：法国有名的温泉疗养地区。到这里来治病的大多是贫血症患者。

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那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侍女，再说她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程拜访公爵，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对这个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下子就再也谈不上他女儿与玛格丽特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是已经晚了，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几乎成了他赖以生存的唯一借口和托词。

他丝毫没有责怪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怪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她的那种生活方式要是可以改变一下的话，那么作为她的这种牺牲的交换条件，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补偿。玛格丽特答应了。

必须说明的是，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过去的的生活似乎是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会因为她的悔改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留给她。

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她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还是像在巴涅尔一样，常常来看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所以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结为老年人贪淫好色，这是有钱的老头儿常犯的毛病，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是没猜到真相。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原因十分纯洁，除了跟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以外，所有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不适合女儿听的话他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

我们对我们的女主人公除了如实描写，根本没想把她写成其他的样子。我们只是说，当玛格丽特待在巴涅尔的时候，这个对公爵许下的承